



【青未了散文奖征集作品】

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

□杨曙明

她叫杨秀芝,曾经是全国三八红旗手、济南市街道工作的旗帜和标兵,更是历下区家喻户晓的学习楷模。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,有过许多榜样、楷模,不过要说这些榜样和楷模距离我最近且让我最感亲切、最值得崇敬的,当数杨秀芝。

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”杨秀芝就是这样一位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。1929年出生的她,上世纪四十年代末随丈夫来到济南之后,随即就参加街道居委会的工作,并长期担任南北历山街居委会主任,直到去世前仍担任着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。她从小杨、杨大姐,到杨大妈、杨奶奶,五十多年如一日,始终践行着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,成为那些年间历下区、济南市,乃至山东省居委会工作的旗帜、标杆。在当年的南北历山街,少年儿童们喊她“杨奶奶”,年轻人称呼她为“杨阿姨”,中年人称呼她为“杨大妈”,年龄大的人则大都称呼她“杨主任”,但不管什么称呼,里面无不浸透着人们对她的敬佩、尊敬和亲热。

记得四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我所在工厂的翻砂车间就在南北历山街南头,当时我在翻砂车间干炉前工。因为每天上下班都要途经南北历山街,所以时常能够看到杨秀芝那忙忙碌碌的身影:清瘦的身材,干净利索的装束,胸前佩戴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胸章;不是在与居民聊天,就是在串门走访,要么就是在清扫卫生,或是沿街贴标语……那时候她能吸引我的目光,是因为我知道她的大名。虽然当时她并不认识我,可在那个崇尚英雄和先模的年代,她却是我心中学习的楷模。

街道卫生事关居民生活环境、生活心态和身体健康,而且还是街道工作的门面,杨秀芝对此很是心知肚明,所以自打她参加居委会工作那天起,尤其是当上了被居民俗称为“街道主任”的居委会主任之后,就始终把街道卫生当成天天抓的头等大事。当年居住在南北历山街的人们都还记得,那些年在每个院落的大门洞里,都有街道干部们放置的扫把、簸箕,为的就是随时取用,方便取用。570米长的南北历山街,再加上居委会所辖的东西历山街、贺胜戏场街、东玉斌府街、木头园子巷,总长度在千米以上,说来虽还不算太长,可几十年间天天都把街面卫生保持得那样整洁,而且连117个居民院落也是如此,的确不简单,也的确不容易。记得济南市开始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最初那几年,南北历山街居委会自然而然成为学习的样板,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可谓络绎不绝。那些年间,但凡是各级政府通报表彰卫生先进单位,绝对少不了南北历山街居委会的大名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我曾经在历下区原东门街道办事处,也就是如今的大明湖街道工作过两年多的时间,因为南北历山街居委会就在这个办事处区域内,所以有幸与杨秀芝成了“忘年交”,而近距离的接触让她老人家更成为我最崇敬、最敬重的人。虽然调离“东门”之后我们没了工作中的交往,但我与她老人家还时常通个电话,隔三差五地还要见个面聊聊天。我们聊天时大都是她讲我听,可这就让我很是心满意足了。她给我聊得绝无私事,绝大多数都是居委会工作的“家长里短”。她关爱街坊邻里,热爱自己的工作,岂止是三句话不离本行,说两句话不离本行也绝不为过,有时候简直就是句句话不离本行。

居委会的工作都是些事关群众生活的琐碎事,但就是这些琐碎事,却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威望,关系着居民的幸福指数,杨秀芝非常明白这个大道至简的真理。改革开放之初,由于历史的原因,造成了服务网点少,居民生活很不方便之窘况。为了解决困扰居民的“不方便”,她带头凑了20多元钱,从“提篮小卖”开始,陆陆续续办起了十多个具有代购、代销、代办

职能的小饭店、小商店、小奶站、维修站、物资回收站,成立了托儿所、缝纫组、维修站、理发店、面条加工点、儿童课外活动园等等,服务项目达四五十项之多,较好地解决了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难点。后来杨秀芝把这些做法概括为“十不出居”,不久,这“十不出居”的先进经验就得以在全市和全省推广,其裂变效果对当年方便居民生活,发展居办经济,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。

居委会工作无所谓八小时之内之外,因为街坊邻里间的家长里短多为八小时之外的事,因而街道主任们辛苦不言而喻,更何况把居民冷暖放在心上不是空对空的虚话,需要实打实的付出。那些年里的杨秀芝,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,不管是风里还是雨里,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,哪里有需要,哪里就有她的身影,以致时常顾得了“大”家,顾不了“小”家。

杨秀芝让我敬佩的不仅是勤劳为民、任劳任怨的精神,还有她那高风亮节、公而忘私的品德。她从事居委会工作前期的那二十八年,按照当时的政策,既无工资,也无补贴,可谓完完全全的义务奉献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政府曾多次动员家庭女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工作,杨秀芝也有过几次进工厂的机会,她也曾经萌动有这样的想法,可是,面对“分社”(街道办事处)的诚挚挽留,面对街坊邻里们的依依不舍,面对她实在也放心不下的牵挂,于是,她只好把“萌动”“消灭”在心里。要知道,当年是困难时期,她有5个孩子要抚养,7口之家全靠丈夫那60多元工资,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。最困难的时候七口人“蜗居”在21平方米的住房内。随着儿女们的长大,她们家的住房虽然有所改善,但仍然是很“逼仄”。1980年,党和政府出台政策,为杨秀芝这些多年从事居委会工作,但没有任何收入的人实施特殊“招工”,让他们成为名义上的“正式工人”,能名正言顺地领取工资,以便继续安心在居委会工作,于是,杨秀芝便成了济南华通汽修厂的工人。人吃五谷杂粮,哪有不生病的,有病就得吃药,杨秀芝当然也不会例外,更何况几十年透支体力的忘我工作,让她早已是疾病缠身。她既然是华通的工人,按说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医药费,可是华通的领导们告诉我,老人家从来没有报销过医药费。说起来不可思议,但从这不可思议之中,让我们看到了她的高风亮节。

晚年的杨秀芝身体多病,虽然60岁那年华通汽修厂就按照规定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,可她仍然坚持在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。老伴和女儿们私下无数次劝她退下来,可无数次的劝说都没有成功,因为融化在她血液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,需要行动上的不断“喷发”。即便是后来退休“二线”,她仍然担任着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,而且每天还是像以往那样在居委会里忙忙碌碌,直到病倒在工作岗位上。

2006年春节过后,杨秀芝病倒了,3月8日与世长辞,享年77岁。在她老人家去世前几天,我到医院去看望她时,她拉着我的手,跟我念叨的仍是那无尽无休的居委会工作,这让我更深切感受到,她早已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精神,融化到血液里。

在送别杨秀芝的悼念仪式上,有这样几幅白底黑字的横幅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小学生们的内心声是:“杨奶奶,我们永远想念您”;居民群众送的挽联是:“人民的好代表,居民的贴心人”;公安干警们则用“公安干警想念杨主任”,道出了他们与老人家的深情厚谊;“人民的公仆,我们的榜样”,则让人们看到了公务员们对他们心中楷模的崇敬之情。

岁月流逝,往事如烟,如今,曾经的南北历山居已经成了大明湖公园的风景区,那鹊华桥就建在南北历山街的旧址上。回首往事,杨秀芝老人家虽然辞世已有十多年,可是当年家住在南北历山居的街坊邻居们,说起他们的杨主任,言语里仍还透着亲切、浸着感激、露着自豪,当然还有那深情的怀念。

选择

——献给建党100周年

□姜晓军

为什么中国选择了你
因为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
只有你能 你行

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你

因为有地位 有幸福 有尊严
只有你能 你行

为什么我选择了你
因为我想活出美好人生
只有你能 你行

【念念亲情】

写不尽乡村里的爹和娘

□鲁北

一匹马拽不住时光,十匹马拽不住时光。

在纸上涂涂鸦鸭,或在电脑上敲敲打打,屈指算来,一晃40多年了,禁不住吓了一跳,时光过得真快啊!这些年,写土地、写庄稼、写圈里的猪、写牲口棚里的马、写拱出草垛堆的太阳、写挂在树梢上的月亮、写蝉鸣、写犬吠、写正月里的村戏、写大喇叭里的春天,写来写去,写不尽的,还是乡村里的爹和娘。

爹八十一岁了。我最近几次回家,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前。这几年,镇上都组织老年人体检,我看了爹的体检报告,并无大恙,有些指标,比我的还好。指标尚好,也许是一些表面现象。

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。虽然经历过许多的苦难,但一直昂着头,挺过来,使一个贫困的家庭过上了殷实的生活。

爹年轻的时候,在生产队里当队长,当了二十多年,直到实行生产责任制,才卸下重任。

那一年,村子后面来了油田钻井队,爹就去井队上拾破烂、捡废油。以后,建起输油管线加温站,爹成了业余职工。那些年,围着油田转悠,凭借着勤劳,有了不菲的收入。

六十岁以后,爹就把土地交给我的弟弟耕种了。刚开始,他不放心,坚持去地边指手画脚,有时也给弟弟搭把手。我弟弟也是种地的好把式,有种地经验,每年的庄稼都比邻居家种得好,爹才放了心。

爹闲不住。他买了几只山羊,养着。我们村是荒原上的村落,住得很零散,户与户之间隔着六七十米,有的甚至一百多米。这闲置的地方,有的种庄稼,有的闲着,就长草。爹就把羊拴在附近的草地上。羊的繁殖能力很强,每年都会卖一些,换回不少的辛苦钱。

一晃二十年。羊换了一茬又一茬,他还执意养着,早上牵出去,晚上牵回来,中间还要去几趟,送水,换换地方。羊吃贱草,固定在一片草地上,它们是吃不饱的。牵着羊的时候,爹经常被不听话的羊,拽一个趔趄。爹的力气已经远远没有羊的力气大。关于养羊这件事,弟弟和妹妹向我说过多次,让我劝父亲不要再养了。我征求过父亲的意见,他还是愿意养着几只羊。用他的话说,一来可以有经济收入,二来可以锻炼身体,要是没有一点营生干着,就连走路也不愿意走了,慢慢地,人就废了。

周末回到家里,我和父亲说话,他有时冲我笑笑,有时心不在焉。我问母亲是怎么一回事,母亲说,耳朵背了。父亲已经不

主动与我们交流。你不和他说话,他很少和你搭腔。

近两年,父亲的眼睛时常模糊,咨询过村里的医生,属于老年性疾病,白内障。不算大病,做一个切除手术就万事大吉。秋收以后,我和父亲商量,我们去沪滨眼科做了吧。父亲说,地里还有一点棉花没有摘完,过几天吧。

娘也八十岁了。去年,娘的身体一天天消瘦。我问娘,哪儿不舒服?娘说,能吃能喝,不疼不痒,没有毛病。年龄大了,瘦一点,有钱难买。看了娘的体检报告单,指标正常,也就没太在意。

其实娘的消瘦,爹心里有数。半年前,娘就摸出自己的腹部有一个小枣大的硬块,也告诉了爹。但一直不和我们说,怕我们忙。拖着,拖着,一直拖着。直到鸡蛋那么大,才告诉我们。我们带娘到了县中心医院,做了检查。医生已经诊断了八九不离十,还是建议我们去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,做进一步检查。

我们早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娘拖着,拖着,一直拖着,拖到了滨医附院,拖到了住院一部,拖到了14楼,妇二病区,33床,再也拖不动。娘,顽强地把自己拖成一个病人。

娘的身体向来很好,很少感冒。即使感冒了,也很少吃药。没有打过吊瓶。这是娘第一次住院。在医院里检查的时候,娘有些害怕,有些害羞。她没有在外人面前把自己脱光过。护士逗娘开心,问,阿姨,你多大岁数了。娘说,八十了。护士说,您不像八十的,真健康啊。然后开导我娘,说是个小手术,拿出来就好了。娘点点头,信以为真。

手术前需要清肠,喝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3公斤。很难喝,在我们的劝说下,娘一鼓作气喝了下去。

早上,我们把娘送到护士站,护士让她躺下,给她插导尿管,娘很羞涩。手术进行了五个半小时。这五个半小时,我们等在手术室外,是按秒计算的。

手术以后,娘很乐观。说自己得的是个小毛病,拿出来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们不知道,娘是骗自己,还是骗我们。

娘这辈子,做过两次手术。这一次,是为了她自己。到现在,娘为自己做的事情,就只有这一件。

前不久,在朋友圈里,我看到一张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,在为自己的孙子,也许是重孙子,缝补书包的照片。我看了良久,流了泪。这不是我的娘吗?这就是我们的娘。

普天下的爹娘,都是这样。